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綺樓重夢
第二十八回 逗春情淡如入學 膺赦詔蓉兒還鄉

且說小鈺和瓊蕊雲雨既畢，卻是個完全的女孩兒，香羅帕上桃花點點。小鈺十分愛惜，不必細講。且說淡如回到紅豆莊，呆呆的拿著酒杯想道：「咱們和小鈺自小兒打伙，到今還不曾通宵達旦的在一堆兒。這回子，沒緣沒故來了這兩個妖精，反占住了！那裡氣忿得過？又可恨母親這老獸物，定要相隨同住，礙眼得很。因此小鈺多久不到我這裡來了，須得算個計策，挨上門去，就使不能獨佔，也分得個鼎足之勢。只是沒什麼托名的話頭，除非說要習學武藝，硬硬的搬了鋪蓋，移到怡紅，諒來小鈺也未必得新忘故，推我出來的。」想定主意，才上炕去睡覺。誰知翻來覆去，竟像被窩裡有針刺的一般，那裡睡得穩？直到五更，剛朦朧合眼，恍惚在妙香房裡，見個老媽子在那裡賣金鑲玉的釵兒。淡如也要向他買，老媽回道：「沒有了，共只十二對釵，都賣完了。才剛瑞姑娘要買，只剩得半枝打斷的，不中用了，沒賣給他。」淡如聽了，心上一驚，便驚醒了。歎口氣道：「這夢奇怪，莫非我不在金釵十二的數內嗎？」越想越煩，天色未明就起來梳妝，換了一身鮮豔的衣服，濃濃的熏了些香，頭上戴了許多珠翠金飾。略吃些點心，又用香茶漱漱口，含著幾塊雞舌香，帶了丫頭，搖搖擺擺踱到怡紅院來，直到小鈺臥房。

只見小鈺還同瓊蕊躺在炕上，臉對臉在那裡親嘴。淡如止不住醋氣攻心，只是礙著小鈺的臉，不敢發作。反裝著笑臉，輕輕說道：「好快活。我特來道喜，還要和二爺商量一件要事。」小鈺也笑道：「誰叫你不來快活？吃這寡醋也無益。」

淡如見說話投機，便在炕沿上坐下，把一隻手探進被去，剛摸著了瓊蕊的絹光溜滑的腿，驚得瓊蕊慌忙坐起來穿衣著褲。小鈺嚷道：「淡丫頭，鬧什麼？討人嫌！有什麼要事商量？」淡如說：「我昨兒五更睡不著，想起要搬到你怡紅院來習學些武藝。」

小鈺道：「很好，我教你舞藤牌抵擋我的長槍，還要教你射鼓子，箭箭中著紅心。」這說話的空兒，瓊蕊早已披著衣往西邊房裡去了。淡如滿心歡喜，布著小鈺耳邊說道：「我就鑽進被來，你教我罷！」小鈺笑道：「那裡這樣容易？須要送贊儀拜先生，才肯教呢。」淡如忙跪在地下，深深拜了四拜，站起身往頭上抽了一枝金簪，送到枕邊說：「這個當贊儀罷。」小鈺笑著點點頭，就叫他關上房門。宮女丫環迴避出外，不知他教的是槍是箭？耽擱了好多時候才開了門，兩人都已穿衣起來。

淡如重又洗臉梳頭，小鈺也梳洗了。叫宮女們去請了小翠、瓊蕊都來用早飯。四人同坐了一桌，喝酒談笑。淡如一面差丫頭到紅豆莊取了鋪蓋並隨身箱籠過來，告知香菱要住在怡紅學習武藝，習會了仍舊回來的。香菱也不便阻擋，只得由他。

從此一男三女，按日輪宿。過了幾天，早有嘴快丫頭傳將開去，眾姐妹通已知道。這日彤霞邀齊了眾人，來到怡紅，吩咐不必通報，輕輕進內。只見四個人在中間後軒裡擦交兒，淡如仰面倒在地下，小鈺撲在他身上。瓊蕊把手在小鈺屁股上亂打，小翠把指頭在小鈺臉上亂羞。藹如喝一聲：「好胡鬧，成什麼樣子？」四人聽見，慌忙起身走開。舜華招招淑貞退出，到正廳上坐下，眾人也就都出來了。彤霞仰著頭看了這「怡紅院」三字的匾，笑道：「鈺二爺這匾額該換了，」淡如問：

「換個什麼字樣？」彤霞道：「該換寫『逋逃藪』。」碧簫道：

「也有執贖門牆的。不盡是逋逃的。不很該括，不如簡簡捷捷題著『穢墟』兩字的好。」眾人拍手贊道：「的確得很，我們辦端正了，用鼓樂迎了來，替王爺上匾罷。」藹如道：「古王者記言記動，全仗著傳信的史筆。我就權充左右史，記個『癸丑冬十月，淡、翠、瓊及小鈺戲於密室，改怡紅曰穢墟。』」彤霞道：「史貴簡當，這筆法太繁冗了，我記個『三美具』乃改齋名。」妙香說：「史貴實錄，改齋名不過一句空話，不是實事，不如記個三豔集於怡紅，小鈺從而攘之。」彤霞道：

「這『攘』字虧你想想的，真所謂物自來而取之也。舜華向來從不肯嘴頭刻薄的，這會子聽高興了，便笑道：「我來記了罷，『冬。鈺狎翠於房。』」淑貞贊道：「這才是老筆，簡而能該。況且這『狎』字深得春秋筆法。」正在喧笑的時候，忽然瑞香在筆筒裡拿了一張箋紙出來，叫道：「真賊現獲了，你們還有什麼賴？」眾人看時，卻是小鈺的一首詩。上寫：歲王子，餘銜命東征。次年秋，覆命來京，讀諸姐妹限體春閨詩，卓犖紆餘，並皆佳妙。不覺技癢，爰仿體步韻，作怡紅即事一首：

含笑含羞解扣遲，玉梨花底月明時。
于飛樂事聯三祭，遮莫愁痕上兩眉。
鼈犬人來吠遙影，露桃蟲蝕換新枝。
銷金華帳垂垂掩，荳蔻香苞不自持。

淑貞說：「這詩卻好，那『含笑』、『玉梨』、『犬人』、『桃蟲』、『金華』都藏得隱而不露。」彤霞道：「好便好，竟是當堂的賊口親供。我問你們四個，還是官休是私休？」瑞香說：「不用問了，我竟到上房去出首罷，這場官司再不會打輸的。」藹如道：「我來調停，你們犯事的快快見機服罪，私和了罷。若是呈了堂，恐怕放火不由手，狎也狎不成，攘了攘不就，那穢墟的臭氣直要薰得闔府都聞見了！」小翠、瓊蕊嚇得發呆。淡如忙問：「怎樣是私休呢？」彤霞道：「戲裡唱的萬家春，年年吃酒，酒錢無須要。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。

請我們各位，才撩開手。」小鈺忙應道：「要請你們諸位，值什麼？何必這般嚇唬！今兒個就擺起酒來和事罷。」即刻叫宮女、丫頭們排開桌面，擺上果碟，讓眾人坐下，陸續上菜。碧簫說：「瑞妹妹，你這個功勞不小，須要好好收藏。不但是支酒籌兒，竟是個牽牛鼻的繩索。將來倘有半分倔強，立刻呈出當官，叫他們散伙。」小鈺道：「我從來不敢得罪姐妹們的，決不倔強，好妹妹還了我罷。」瑞香笑道：「丹書鐵券，那有還理。這詩第一句就描寫得情景宛然，二句是記其時候，三句記其人數，四五六不過依體押韻，獨這結句是確實供招，真是好詩。」藹如說：「有了好詩，須添篇好賦。我仿著《阿房宮賦》成了幾句，說：『彼美三，所歡一，怡紅厄，穢墟出。收藏三個妖嬈，不分宵日。』」碧簫說：「好，我幫你押『也』字韻罷。三人三面鏡子，須說：『三星熒熒，開妝鏡也；千絲嬈嬈，梳曉鬟也。』」妙香說：「太文，太文。與題不稱。我來做一韻罷：『夫其為狀也，張大侯，舉赤棒；其直如矢，其深似壘。半就半推，一俯一仰。既再接以再勵，亦若還而若往。擎藕股以雙彎，挺蓮鉤而直上。』」彤霞拍手叫道：「好極，這兩句是神來之筆。」眾人笑得口疼，舜華只叫：「該打，該打。別再做了。」妙香又念道：「聯櫻穎以成雙，弄雞頭而有兩。盾翕翕以箕張，矛翹翹而木強。腰款款以擺搖，腹便便其摩蕩。環夾谷以合圍，透核心而搔癢。直探幽壑之源，深入不毛之壤。似撫白以質春，若臨流而鼓漿。象文察之鳶魚，儼相持於鵝蚌。淫娃甘辱於胯間，狡童旋玩諸股掌。恃顏面之老蒼，放形骸而跌宕。迨雲雨之既收，覺心神之俱爽。呈醜態於萬端，羌不可以寓目而涉想。」瑞香道：「好極，我也來做一韻。

若其為聲也，啞啞啞，乒乒乓乓，咕咕口舌口舌，草廷草廷草堂堂。

震繩牀而戛戛，漱湍瀨以湯湯；氣吁吁其欲斷，語嚙嚙而不揚。

撼鴛衾以絳縹，搖金鈎之叮噹。儼渴牛之飲澗，類餓狸之舔齧。

若穿墉之鼠，劈拍兮，似觸藩之羊。乘天籟之方寂，和夜漏以偏長。老嫗遙聞而欲羨，小鬟竊聽而彷徨。」眾人聽了，笑得把小腳兒在地下亂跌。瓊蕊不很懂文理，倒不在意；小翠漲紅了臉，躲進內房去了；淡如氣得臉青。那盈盈丫頭是很通文理的，便嚷道：「好姑娘，你怎麼把我們婆子、丫環都取笑起來？」

舜華站起身，說：「實在難聽。」招了淑貞走出去了。小鈺道：

「待我大主考來加個批語罷：『如繪其形，如聞其聲，非於此事中三折肱者，不能道其隻字。』」藹如笑道：「人必自侮，而後人侮之。反叫小鈺罵了去了。」彤霞道：「他會加批，我們就批了下場舉子。妹妹們來，大家同集一篇四書文罷。」各人又喝了三大杯酒，叫個會寫字的丫頭來寫。眾人各各念將出來，頃刻集成了一篇散行的時文：善與人交，無所用恥也。夫好色人之所欲，又惡不由其道。不以其道得之，非人也，君子恥之。

昔者，竊聞之人之生也，造端乎夫婦。進以禮，退以義，必也正名乎，斯可矣。有賤丈夫焉，男女居室而無忌憚也。用其二為未足，又過而之他。其三人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，油油然與之偕，放闖邪侈，無所不至矣。或告之曰：鑽穴隙相窺，逾牆相從，鄉黨自好者不為，而況於王乎？王曰：寡人有疾，寡人好色。雖然逾東家牆而褻其處子，不屑也。來者不拒，加斯而已。

今夫怪不可與同群而求，為之強戰，小童血氣未定，何可當也？請輕之，勿聽則已。垂涕泣而道之，戰戰兢兢，其顙有泚，顏色之戚，哭泣之哀，聞其聲皆有怵惕惻隱之心。王見之勃然變乎色，撫劍疾視，要於路，出殺而奪之。

君子曰：「彼善於此則有之，然而未仁。在他人則誅之，知其不可，亦若是，可謂仁乎？」有人於此，為得罪於父，將殺之。乞諸其鄰，若崩厥角稽首。王曰無畏，是誠在我。使數人見而解之。父母之心，不藏怒焉。母命之曰：「歸歟，歸歟。

如追放豚，不可得已。」王笑曰：「日攘其鄰之雞，古之人有行之者，吾何為獨不然？卻之，卻之為不恭，斯受之而已矣。

若此者，雖不以道驅而納諸不得已也。」於此有人焉，自稱曰淡而不厭。聞斯二者，其心好之，又從而為之。辭則曰：馳馬試劍，我所欲也；執射乎亦我所欲也；願留而受業於門。其心曰：吾何快於是，將以求吾所大欲也。為王誦之，則王喜。使治朕棲，抽矢扣輪，終夜不寢。此其所以為學不厭而教不倦也。

父母國人皆賤之。

斯三者，不待父母之命，媒約之言。不仁、不知、無禮、無義，流連荒亡，不捨晝夜，無惑乎王之不知也。旦旦而伐之，欲罷不能。吾未如之何也，已矣。

於戲，夫婦有別，人之大倫也。必敬必戒，必告父母。其交也以道，其接也以禮，無所苟而已。今若此無羞惡之心，則與禽獸奚擇哉。

大主考燕國公梅評：破承提一「恥」字，已定全篇公案。

開調闡明夫婦之道，詞嚴義正。總提後平敘三段，窮形盡相，確切不移。後幅一唱三歎，痛快淋漓。結處應照，小講勘出「必告父母」四字，若圖窮而匕首現，真有關人倫風化之文。

副主考趙國公薛評：如懸秦台之鏡，如燃牛渚之犀，足以寒狂童之心，攝冶女之魂。眾人做完，點句句。彤霞念了幾遍，互相稱贊。

淡如平日的嘴口半毫不肯讓人，今兒受這一番奚落，直氣得臉色青黃，手足發顫。想要變臉鬧一場，又怕碧簫、藹如的力氣大，動起粗來抵擋不住。只得招了翠、瓊兩個縮到內房，將門關上。

眾人又道：「這樣好硃卷，定要發坊刻印了分送親友的。」

小鈺恐防他們呆性發，真個拿出去刻印起來，傳為笑話，只得苦苦哀求。眾人道：「你還可恕，只可惡這三個妖精，裝妖作怪，不肯下氣。須他三個來求，才不刻送。不然，先從上房分送起，連老爺都要送一本的。」小鈺說：「我明兒備了酒，請你們諸位來，叫他三個陪禮就是。」正說話間，只見一個上房的老婆子來說：「寧府的蓉大爺回來了，老爺太太叫請二爺過去相見。」小鈺就別了眾人，往上房去了。眾姐妹也各各散歸。